夜光杯

新民晚報

在家。现在,我回来了,整日在屋里 待着,傍晚进山或下去到海边,清晨 和夜晚待在阳台,久久地。

我不在时,邻居帮我 打理家。一只猫,几株植 物, 空房间。我从不讨问 家里怎样,猫好不好,门窗 改造我的家。邻居问我想不想家, 我说我喜欢我的家,但不想家。

两个月前当我关门下楼那一 刻,我便把家,我在这世界上唯一拥 有的空间留在了原处。十几小时 后,我在万里之外的冬天,整理完衣 物和床,我站在阳台,眼底一大片鲜 绿草地、池塘和黛色松林,我瞬间进 入一段仿佛没有过去般的新生活, 但像在家般安宁、自如。

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 不知如何回答"家在哪"。十 几年前我不假思索,有父母 的家才是家,无论地理、物理 空间还是情感,没有第二个答案。 而我在深圳的住处都是临时居所, 我会说"我租的房子"或"我住的地 方",不称它为家。后来,父母先后 离开,家空置几年后租了出去,我最 后一次进去,只有墙壁还在原来的 位置。那一瞬间,我明白,家从此以 后只存于记忆。

十年前,我开始把我在深圳东 部村里租住的房子称为"家"。十二 年前,我刚搬来只是把它当成临时 居所:一个二手旧床垫放在地上,没 有床架;捡了几个废旧轮胎,找了块

活

的

温

度

八月和九月,整整两个月,我不 玻璃架着当茶几;没有洗衣机,简单 衣服手洗,洗不动的凑一堆抱去邻

居家洗;卧室窗帘颜色太浅不遮光, 点,告诉自己几小时后就能远离这 每一个都回答,永远

漆了什么颜色——我全然交给邻居 睡到清晨亮醒后随便抓件衣服盖在 脸上继续睡

> 那时并非有多穷,置办简单家 私和电器的钱其实有,但我就是过 得特别简陋。现在想来,似乎我在 刻意维持"临时",好给命运提个醒, 为了倒逼我的命运之神看不过眼, 嫌我埋汰,算了,给你一个扭转的机 会。机会果然来了,住到村里一年 多,有个市区的工作邀约,那时生活

开始窘迫,自我价值感也跌到 低谷——我不在平对社会有 没有用,但对自己没用这件事 很难跨过去。我接受了这份 丁作。

工作地离村里很远,要住到市 里,我瞬间有被沙土掩埋到脖子的 窒息感,几乎同时,我突然生起对村 里生活深深的眷念。我申请推迟两 天到岗,那两天,我不停看山看海, 与邻居依依话别,心中便跌宕着强 烈的不舍。我害怕一旦回到市区, 就再也回不来村里-一我们有些邻 居就这样先是暂时回市区,渐渐很 少同村,最后把房子退了彻底回到 市里。村,我需要回到村里,日日回 来,长久地保有我在村里的生活。

最后我借了四万块,买了一辆

二手车,住在村里,每天清晨出发, 上高速,一路飞驰,熬到下午三四

> -切,就能回到村里被彻 底接住。后来,企盼从中 午就开始,时时想着丁资 也无法抵消日间的烦躁, 三个月后,我辞职。

辞职后,我把市里住外的书和 生活用品全搬过来,家具搬了一部 分,市里的房子租出去。从此,我明 白,村里的居所就是我唯一的家。虽 然只有我一个人,那也是家。我慢慢 改造它,买了洗衣机,添了床架,正儿 八经的茶几,窗帘也换成了遮光窗 帘,把堆满杂物的房间清出来做书 房,也是第一次开始洗抽油烟机。 十年来,我再也没有生活在其他地 方的想法,同时也没有了任何工作, 我搬了两次家,都在同一栋楼里, 像一棵树在原地感受四季繁茂。

现在,我住在顶楼,我有一个大 阳台和六扇窗,一扇朝东看日出,三 扇朝南看海晒冬天的阳光,两扇朝 西承接下午和傍晚的阳光。月亮与 太阳的路线一样, 夜里月亮好时, 我 会关上所有的灯,让月光进来,走路 都蹑手蹑脚,生恐惊动月光。

这些天我一直待在家里,别处 已进入秋天,但这里还在盛夏,海很 蓝,植物茂盛,还经历了一个完美的 满月。我对这个家常怀感恩,觉得 它的美好超出了我的运气和实力。 留下来,我对海说。留下来,我对月 亮说。留下来,我对自己说。每一 个都回答,永远。

我珍藏了一张 1981 年7月14日开具的盖有 "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五 文台现金收讫"财务章的 正规发票,商品是一盒5.5 元的"苏小明磁带"。发票 的抬头印有"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衡山路941 ""电话总机:393755" "工商登记证一商百徐字 001号",处于发票抬头 中间的"发票"两字是整 枚发票中最大的黑体加

粗字。 "工商登记证一商百 徐字001号",说明了20世 纪80年代初"六百"在徐 汇市民心目中的地位。那 时我家凡是比较重要的亲 戚从绍兴乡下来购物,都 会首选去"六百"采办。改 革开放后不久,深受年轻 人青睐的音响设备随着境 外旅游探亲人群进入了 些市民家庭。当时经常可 以看到戴着电视剧《大西 洋底来的人》剧中人麦克 同款"蛤蟆镜"、拎着放抒 情歌曲四喇叭录音机的时 髦年轻人走在街头巷尾。

我单位同事小倪的亲

戚从香港来沪探亲,送了 他一台三洋 9930 录音 机。不久,小倪又换了台 更高档功能更全的双卡录 音机,就把这台成色蛮新 的三洋以400元价格转让

- 张 老 发 票

马蒋荣

给我,并关照我放音乐磁 带千万不能用"大兴"的拷 贝劣质带,一定要去商店 里买原版音带。不然夹带 是小事,损坏磁头就损失 大了。干是,我马上去离 家最近的"六百"二楼专 柜,购买了这盒5元5角的 正版"苏小明磁带"。这个 价格是我那时一个月工资 的十分之一还多。磁带买 来的当天,我用录音机把 这盘磁带里的近十首歌曲 起码连续放了十遍,特别 是第一首《军港之夜》,真 是太好听太有意境了:"军 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 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 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 出甜美的微笑……"听得

肉,才像个菜饭。

轮到我的外孙登场,咸酸饭的故事有了 一窃以为对食物的喜好也因袭遗 传,外孙甫懂事始,我便感到"咸酸饭基因"在

他与另一位留学生合租了公寓,什么都 得自己打理,最主要的就是一日三餐。初时 他经常叫外卖,偶或在超市里买些现成的饺

某天,我跟着一群文艺家出去采风。 路边的稻田里,十几只麻鸭正埋头

"鸭子!那里有好多鸭子!"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作家舞着手大喊。他 的神情那么惊讶,仿佛他是个懵 懂小孩,一个第一次看到鸭子的 懵懂小孩。有人摇着头笑,可能 在笑老作家太天真。我也跟着一 起笑,不是笑别人的天真,而是笑 我自己:原本也想指着那群鸭子 这样喊一声的,话到嘴边又忍住)

多年以后,见到一条蜿蜒的小 溪,我竟然和那位老作家一样,也 舞着手大喊:"快看,河里有伞!"

和我并肩而行的丹丹笑着说:"河里 直的有遮阳伞!"

我俩所说的"河",其实是溪,大名八 八斗溪所在的村庄,也叫八斗,位于 株洲市渌口区淦田镇。山水诗派的开创 者谢灵运有句名言:天下才共一石,他得 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曹子建独得八 斗。据说八斗村之名与才华的多 少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明代时 这里有水田能产谷八斗。村庄名 叫八斗,流经村庄的小溪也叫八 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我 更愿意将溪名八斗与某些事物相勾连: 小溪的流水潺潺,水中的星光荡漾,溪畔

的蛙鸣阵阵,天空的白云悠悠……

那些"长"在溪水里的遮阳伞,也有 好听的名字:溪涧浮伞阵。这类亲水 项目大多为炎炎夏日而生,站在秋天的 田野里,我能想象八斗溪的火热情景。 ▽清▽浅徐徐流淌的小溪里,一朵接-朵开满了遮阳伞。伞下有竹躺椅,有高 脚凳,有小桌子。大人们或躺或坐,将双

脚泡在溪水里,拉一拉家常,打一 克,啃一块冰西瓜,喝一口冰啤酒。兴致 高时,还可以怀抱吉他,来一曲《水边的

溪

回

阿狄丽娜》。孩子们欢呼着,雀跃着,打 一会儿水仗,捉一会儿小鱼小虾, 忽然发现一只小小的螃蟹躲进石 头缝里,于是弯了腰去摸……溪水 凉凉的,软软的,柔柔的,那种被清 凉和柔软包裹的感觉,或许只有大

自然才能赐予。 此刻的八斗溪,已进入枯水 季。溪水浅得不能再浅,鹅卵石大 多裸露出来,遮阳伞也陷入沉默之 中:不知是在回忆往日的喧闹,还

是期盼下一个炎夏早点到来。 离遮阳伞不远处,是八斗溪的 上游,溪中有一道低矮的堤坝,又扁又平 的灰褐色石头一块接一块连起来,层层 叠叠的,一眼望去,很像铺开的鱼鳞。若 是溪水从这道鱼鳞坝上面缓缓滑过,滑 入更低的溪水里,那种从容,那种淡定,

该有多动人呢。

沿着小溪走了一会儿,忽然发现路 旁的绿藤里藏着一个小瓜,我说 是西瓜,丹丹却说是南瓜。那个 瓜还没有我们的拳头大,胀鼓鼓 的,满身青绿色的花纹,那样子既 *像西瓜,又像南瓜。我俩蹲在那

里争论了半天,谁也不能说服谁,只好掏 出手机问形色,结果竟是"甜瓜"。在我 们老家,这种瓜叫香瓜,顾名思义,不仅 甜,而且香。我却不太喜欢香瓜的味道, 太香太甜,反而容易腻。

就像八斗溪,与夏季的热闹相比,我 **更喜欢它秋日里的安宁。这种安宁不是** 落實,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一场繁华结束, 另一场繁华还在酝酿的时候,其中必不 可少的间奏:舒缓,恬淡,却又意味深长。

我如痴如醉,引得周围邻 居也来欣赏。直到现在, 我还会和亲友在卡拉OK

小

院

新

秋

在我记忆中,这盘磁 带最后并未损坏,而是因 为数字音乐播放设备普及 才闲置了。当时是为了确 保磁带质量而保存的这枚 老发票,无意中却留存到 了现在。

时选唱它

入秋,半院子的蓼草就像一匹开满 点点红花的碎花布,铺在林下的裸土 上,煞是壮观

不知道蓼草的第一粒种子从何而 来。那棵高大老樟树上晨起暮归的鸟 一定是蓼草的播种使者。除了蓼 草,小院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杂草, 从没撒过种子,却长得得意洋洋。所谓 杂草,其实也是城市人对草本植物的统 称而已。我给诸多"杂草"一一拍照、查 询,惊叹它们无一不和《本草纲目》有

关: 李时珍在四百多年前 以尝遍百草的代价,换得 了药草入典的煌煌成就, 至今惠泽后人。

玩了十多年小院,自 以为识得不少药草:马齿 苋、蒲公英、车前草、青蒿、 狗尾草、麦冬、野草莓…… 这次,却是首次看到成片 蓼草花开。回头查找资料 得知:蓼草花红茎绿叶,其 根茎叶均具清热解毒、活 血散瘀、利湿止痒的药用 价值,尤适痢疾患者。蓼 草种类很多,或许这片是 辣蓼,所以我养的散养鸡 不啄。这反倒成就了一大 片猩红花色,给初呈苍黄 秋色的院子泼洒了宛如春 天般的勃勃生机。

人的审美欲时常会冒 出贪婪的枝丫,尤其是对 园艺的追求,几无止境。有 了周边一大片蓼草花地, 那片长着稀稀拉拉杂草的 裸十便不忍直视。干是,整 地、撒青草籽、浇水、覆布, 三保"(保温保湿保籽,避免 鸟食)上阵。半月许,喜见 绿茸茸的青草站满了那 片裸土,我情不自禁地哼 起了沪剧"春二三月草青青……"这片青草地与周 边的红蓼花交相辉映,成 就了小院好一片新秋色。



物,价格也偏贵,天长日久不可小算呀,于是 想起了外婆的咸酸饭--有菜有饭有荤有 素,电饭煲烧一锅,口味好,营养全。 现了这个"秘笈",他就展开了"咸酸饭攻

子馄饨换换口味,渐次发现即使买现成的食

势",几乎天天变着法子烹煮咸酸饭,每煮 一次就在我们的"合家欢"群里晒上-晒。不仅晒咸酸饭的照片, 还附上食材和 数量,精确到几克,我看到有些食材如火鸡胸 肉是国内没有的,他也用上了。他掌控的原 则是蔬菜大头,荤腥次之,大米再次之,为的 是控制淀粉的摄入。这种"反传统"的咸酸 饭,也算是一种特色吧。有趣的是,他合住过 的几位室友都为他的咸酸饭惊艳叫

好,有位广东室友每每拍了照片传送 给他的妈妈,让善于做煲仔饭的广东 主妇也忍不住叫好。 -碗咸酸饭,成 了他留学生活里抹不去的鲜明印记, 也随着岁月沉淀成了人生记忆。

-日发



动着匆忙的人潮。空气中飘着一丝若有 若无的猪肉大葱味儿-一角落里有个年 轻小伙正偷偷摸摸地啃包子,每咬一口 就心虚地四下张望。周围乘客却都耷拉 着眼皮无人理会,仿佛在这晨起倦怠的 时刻,连好奇的力气都被早高峰抽干了。 我面前的两个女人一起从换乘站挤

工作目的早晨七点半,地铁站里涌

进来,她们好不容易蹭到车厢中间。"哎? 你这手机一直嚷嚷要换,咋还没动静?"中 年女人盯着对方手机的摄像头,她旁边 站着一个染着零霜蓝斗发的年轻女孩.

即使被挤得站不稳,也没放下手中的"消消乐"。年轻 女孩眼也没抬,说:"新出的太贵了,也没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没啥大毛病,就先用着吧。""年轻人挺理智,"中 年女人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自己的手机碎屏,眼神有些 放空,"现在手机就是盯微信,好多同事的脸都记不住, 前阵子工作搭子离职,我连个说得上话的人都没了。

年轻女孩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了一下,游戏音效悄 然中断。她收起手机,声音低了下来:"我那工作搭子 也是上周离职,以前我俩总互相发微信提醒打卡,连早 上买什么馅的包子都要商量。现在没人催,我这几天 都是踩点进办公室,连早饭都忘了买。"她吸了吸鼻子, 余光扫过角落里啃包子的年轻人,语气又软了些,"刚 才还想着,要是她在,肯定会把一半包子塞给我。"

列车突然晃动,中年女人抓紧扶手。"唉,退一步想 想,上班还是有好处的!至少有人监督你洗头化妆出 门! 像我这种自律差劲的,要是不上班-"她压低声 音,"绝对宅家,外卖盒子能堆成山!"

年轻女孩扑哧笑出声,口罩上方露出弯弯的笑眼: "不至于吧?"我抬眼看了下这名中年女人,她帆布包里

露着半盒牛奶,指甲修剪 得整齐干净,倒不像是个 懒人。"真不骗你!"她继续 说,"肯定买菜都懒得下*** 楼,最后变得又懒又胖。 她突然模仿起智能音响的 电子音:"您好,请问堕落 人生怎么走捷径?

就在这时,列车到站 广播响起,中年女人抓住年 轻步孩的胳膊说:"快冲! 这站下去跑快点能少排五 分钟队!"两个女人随着人 流踉跄挤出车门,高跟鞋 与运动鞋踩在磨光的地砖 上,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 角落里啃包子的年轻人也 慌慌张张地把最后一口塞 讲嘴里,跟上人流。车厢 里藏着的微小时刻,普通, 却有着生活最实在的温度。

"咸酸饭"者何?老上海对寻常 菜饭的一个特殊称谓。我头一回听 说来自岳父。岳父对岳母道:"新米 上市了,青菜经霜了,烧顿咸酸饭吃 吃, 兑点咸肉和香肠, 是初冬最好 的味道。"岳母会意,立即备齐食 材,烧了一大锅咸酸饭,我连夯两 碗, 意犹未尽,

妻子是上海人,自然善烹此味。凡入了 冬,有了新米和霜打菜,她都会接二连三地煮 咸酸饭。除了咸肉香肠,偶尔还会兑些香菇 栗子之类,真是可口亦耐饥。联想起我孩提 时,母亲也煮咸酸饭,但多半是没有咸肉和香 肠的。困难年间的咸酸饭,不见荤腥,只能兑 足了蔬菜,最要命的是那种癞团菜(墨绿的卷 心菜叶),吃得想吐。记得只有姑妈回家省 亲,才会去腌腊店割两三斤咸肉,把咸肉切成 骨牌样大小,煮一大锅咸酸饭,全家吃得嘴上 流油。她的说法是一定要看得见嚼得着咸

外孙的咸酸饭 吴翼民

他身上得以延续。妻子在初冬季节开始"咸 酸饭之旅",那股鲜香肥腴一下把小外孙引得 如蜂逐花团团转,他吃了一碗还要添。外婆 和他妈妈发现不对劲儿-----
文孩子啊, 已经 有些小胖墩的模样,这咸酸饭长肉增膘没得 商量,于是偷偷把电饭煲藏了起来。小外孙 到处寻找,每每都能找到电饭煲的下落。

后来,外孙考取外国名校过上了留学生